文人走笔

立 冬

■李文晓

时光真的是好不经用——这句话我越来越深有感触。或许是年龄增长，我愈发感到时间的紧迫。写二十四节气相关的文字，今年是第二轮了，以前只是在节气的旧忆中寻找心中的慰藉，而这次明显有被时间催促的味道。每个节气匆匆而来又匆匆而过。这不，我还沉浸在秋天最后一个节气霜降落叶纷飞愁绪中，一抬头，便是西风横扫，枝头的枯叶已将尽落，满眼都是更加萧索的立冬了。

我国传统节气以二十四节气中的“四立”作为四季的开头。冬季则从“立冬”为起始，至下一“立春”前结束。冬，即“终也，万物收藏也”；立冬，意味着生气开始闭蓄，万物进入休眠状态。《说文解字》中说：“冬，四时尽也。”冬季是四季的终结，有寂灭之意，从此大地一片寂静。由此，冬天也应该被称为静冬吧。

这种寂寥的沉静，相比春天的满怀期待与充满生机、夏天的无限火热与快乐生长、秋天的累累果实与丰收喜悦，大多时候显得阴沉。冬天的天气常使人产生郁闷的情绪。我记忆里老家的冬天是荒凉的，远处的中条山以往的墨绿山影变得灰暗而萧瑟，田地里净是未收的枯干秸秆，树木光秃秃的，鸟儿都飞远了。阴云密布，把天空压得很低，铅灰色的云块似乎凝固了，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

门前冰封的大河也是静默的，以往流淌着翻涌着的浪花被冰层彻底压住，河面变成一面灰暗的毛玻璃。到了夜里，气温更低。家里做晚饭时积攒的热气散去，屋里便越来越冷，冻得人蜷缩着身子睡不着，隔过窗户可以想见月光投下冷冰冰的银辉，像铺了一层霜，衬出冬夜的冰冷与肃静。院里的积雪反射出的光把窗户照得冷亮惨淡。四周悄无声息，此时的冬夜显得特别寂静而漫长，让童年的我没来由生出害怕。这也许就是我最不喜欢冬天的最初原因吧。

不知那时的冬天咋就那么冷。早起上学前最贪恋热被窝，那是一整晚好不容易才暖热的。可上学又是我最喜欢的，学校有更多的快乐，课堂上的、书本里的，还有小伙伴之间纯洁的友谊。教室也是冰冷的，每天值日生到校后第一件事就是生炉子，他们脸上弄得像包公一样黑，也没把炉子生着，倒是积了一屋子的烟，把人呛得难受。我们只好到一排大杨树下念书。阳光洒在树下那一溜土墙根，晒着太阳念书，身上还暖和些。放学回家，走过村口，五六个老人靠在墙角晒暖，几捆玉米秸秆成了最舒服的座靠，他们说着闲话，抽着旱烟，丝丝缕缕的烟雾从那些苍老的面容前飘过。我在心里便生出奇怪的念头，我们的教室能挪到这里该多好。

若干年后的冬天，还是依然的冷。我奔波在寒霜之中，顶着凛冽的风雪，一身冰花一头汗，往返在家与学校、最初工作地之间的曲折土路上。后来饱尝了职场的五味杂陈，再走在雪后的家乡，天是灰色的，地是雪白的。沟壑纵横，原野宽阔，天地间宁静而凄凉，寒冷把人包围，背负一腔心思，踽踽独行，间或急急行走，把寒冷甩得很远，冰雪铺满的大地上一定有一个小小热气团在移动。有时站定，遥看四周，突然发觉这冬天给人一种空旷宁静的美，树木肃立，大地无言，它们都以默然不语表达着自己的独立存在。而我以往内心对冬天的萧瑟、冰冷、苦闷的认知，此时瞬间转变。这满眼的雪，温柔而安宁，静寂而多情，你在这冰天雪地已不再是孤单凄凉的身影。我欣赏着这美丽的雪景，有点喜欢冬天了，被她的静谧深深打动，反而觉得春天的风尘、夏天的酷热、秋天的淫雨全都令人生厌……这冬天，只一个“静”字，就让人眼界变得高远，心胸也为之开阔起来，不由生出许多想象，想到更多更远的人与事……

冬天，似乎人的生物钟变得相对迟缓，生活的节奏也会放慢，人却更加清醒。学会冷静思考，就会更加沉着，就会成就不一样的自己。从不谙世事的懵懂少年，到历经风霜的而立之年，进而走入渐趋平静的余后时光，岁月的沉淀、思想的成熟、性情的稳重，塑造了自己的老成持重。正如那句话说的：人生就是一场冬天里的修行。儿女成长里温馨的情景，职场上刻骨铭心的回味，生活中颇费心思的应对，人的一生如同四季的轮回，每到冬季就会变成一道必须越过的难关，让人多了磨砺，也是必经的修炼。每熬过一次严寒，也就完成一次修炼。

立冬日，躺在摇椅中读书。外面的风雨让气温加快下降。安静的小院，温暖的房间，让我回想起童年冬夜里的孤独害怕，那应该是因为太冷的缘故。忽又想起那时村头几位老人太阳下晒暖的情景，他们靠着玉米秸秆，抽着旱烟，说说话惬意的样子。我此时和他们应该有着同样的心态，无欲无求，坦然淡定……

诸葛亮《诫子书》说的“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是君子自我追求完美的崇高境界。作为普通人，至少可以让生活简单朴实些，心事单纯些，行为儒雅些，人便会在世间烟火气里享受难得的淡然与宁静。坚信每一个严冬过后，必会迎来温暖的太阳。正如雪莱诗歌言说的那样：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挚爱亲情

父 亲

■柴 林

父亲走了，犹如一片落叶，飘然而下，无声无息。

父亲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我的生父，在我之上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我被送人之后，弟弟出生。许是父亲体恤他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姑母膝下无子，孤苦无依，八个月的时候我被姑母抱养，具体原因没有细问过，也不想再深究这件事。上次去看三姨，听二姨家的大姐说：我被抱养那天，父亲没有说话，只是在门外默默流泪。总之从那之后，除了生父生母之外，姑母成了我的养母，姑父成了我的养父。

年少之时，心有愤恨，总想着送人的为什么是我不是别人。对父亲跟母亲也多有怨言，不怎么喜欢去父亲家里。在我结婚之前，父亲跟母亲基本没有介入过，对这份亲情也觉得可有可无。

爷爷奶奶子女众多，五女三男，家里光景很是艰难。听养母说：小时候家里儿女多，没有袜子穿，到除夕晚上，让孩子们靠墙坐一排，把棉布做成的袜子筒套在脚上，早上出门看着都有袜子，其实是没有袜子底的，听着既心酸也好笑。经常听养母说起她小时候去县城考试，奶奶煮了两颗鸡蛋，半路地儿碰到了她的哥哥也就是我的生父，她给了哥哥一颗，两兄妹一天一人只吃了一颗鸡蛋，步行走了来回五十里。那时的艰辛现今的孩子们是难以体味的。

一直想写一篇文章纪念生父，双节一众琐事忙完，让思绪归于平静，到麻参坡拜访了父亲生前的挚友张天成、张俊安，一同共事过的张贵柱，因没打电话，去得唐突，不算完整。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父亲就在小队任会计，后来到学校做了一年左右的民办教师，再后来到大队任会计、民兵连长，最后当上了村委会主任。麻参坡在吕梁山脚下，地势高，十之八九的田地不能灌溉。一九七八年的时候，生父带领村民打的三眼深井，参与修建的晋家峪水库工程，直到现在还在福泽周边七八个村庄，为群众乐道。其中在打村东泊池南岸的深井时，由于下井挣的工分多，还有粮票，母亲操持家务，祖父祖母年迈多病，儿女又多，一大家子指着父亲，父亲跟月宽叔在一百多米的井下工作，遇到塌方，大块的石头滚落，月宽叔不幸罹难，父亲许是命大，逃过一劫。

山村的群众吃水困难，晋家峪分为东西两个泉眼，父亲带领村民从西泉修建管道，手提肩扛，满涧的石头蛋子，那时候没有机械，大家的手上脚上全是血泡。西社镇当时下辖25个行政村，麻参坡最先让群众用上了自来水。那时候田里有水，家里有水，水就是咱庄稼人的命根子呀，哪里有水哪里就是好地方，粮囤子满了，大家再不为吃喝发愁，哪个不夸一声麻参坡就是“小北京”。现在提起来，养母仍然满脸的自豪：我们麻参坡可是周边村姑娘们抢着要嫁的村子哩！

对父亲是敬而畏的印象，张天成老师说父亲辩才好，几个村子在一起开会，总是父亲总结，掷地有声。

长大后跟生父初次接触是2010年我在晋龙做饲料销售，父亲从城北一路走过来看我，大概有七八里地吧。当时父亲已经因年龄原因，从村干部任上退下来，给我的一个叔伯哥哥帮忙管理物业。看着一头汗水的父亲，我很意外也很开心，带着老人四处参观了一番。走的时候生父说：好好工作，这企业不错。108国道的车一辆接着一辆，父亲左右观望，挪动脚步，身影慢慢地被车辆吞没。

跟父亲发生过一次矛盾，当时在县城给一个公司干会计，没地方住，为了省钱住在父亲家里，不知道为什么跟父亲吵了一架。同样倔强的我们梗着脖子对峙，像两个斗牛士，谁也不肯服软，最后还是父亲败下阵来，在千军万马中屹立不倒的麻参坡硬汉，向他的这个被送了人的逆女低了头。

再后来年龄渐长，懂得了为人父母的难处。县城买房安家后，父亲的小区离我工作单位不远，不时地去看望老人家。父亲对我说：先器识而后文艺。先做一个好人，再说其他的。每当有人评论我的文学或者书法习作时，父亲的眼睛都在笑。其实我没有文凭，不喜学习，如果说有少许天赋，当是基于父亲的遗传。

今年5月24日，姐打电话说：咱爸腰疼了，要不去正身医院看看吧。我想着我要去运城给老妈结医保手续，就说：“要不我带咱爸去看看吧。”那段时间很忙没有去看父亲，晚上就去看望老人家，正好父亲以前有个领导的司机跟我是好友，让我代领导问候父亲。跟父亲说了，父亲很开心的。又谈起有人请我去工作，但太忙走不了，父亲看着我，笑得合不拢嘴。儿女们有出息是他最大的心愿，也是他最自豪的事情吧。

第二天带着父亲去运城市中心医院，看着在我心里那个胡杨般伟岸的父亲佝偻着背，鞋子也穿不上，走几步就要歇一歇，心里酸涩不已。结果出来后医生打电话过来让我不要在老人身边接电话，我就预感不好。我问主任：现在啥情况？医生说：基本确定是骨癌，已经属于中后期了。大脑一片空白，眼泪再也止不住，这真的是我不能承受之重。面对父亲的询问，我笑着告诉他：没事的，还是老毛病，咱们去太原再检查检查。那时候多么希望这是一次误诊，父亲刚刚过了八十岁，儿女们还没有让他好好享福呀。

哥跟姐在太原带着父亲辗转于几家医院，做了数次手术，日夜守候，我准备那个周二过去陪护父亲的。父亲嘴里说着叫我不要来了，照顾好养父母，却对别人说我要带着儿子和儿子对象去看他。我儿子是他几个外孙里面唯一还没有结婚的，父亲心心念念都是这件事，但我终究没有再跟他说上一句话。周一，姐打电话说父亲已经昏迷，一睡不醒。

2023年7月6日，我们永远失去了父亲。

那个正直、倔强、帅气的老头，却随着一缕风永远离去了。

那个总说我太苦了的老人走了，那个如秋月般皎洁、两袖清风的老人走了。父亲什么也没有给我留下，但留给我骨子里的那份倔强和正直一生受用不尽。

“丹桂枝头寒露滴，雁声且莫扰安禅。”辛苦一生的父亲，在故乡的黄土高坡上永远安歇了，再也不用为儿女、为生计奔忙了。唯一能告慰他的是，儿女们虽没有太大抱负和能力，但也绝不会让父亲失望。

心中的风帆（组诗）

■许 东

房子是停泊的船

大海浩瀚，惊涛拍岸
我黯然感叹
极目远眺，海天相连
独自一人，默默
走在海边，寻不见
心中的风帆

走出夜晚的渔火
邀明月做伴
目光传情，为了
把心靠得更近一些
将孤寂的影子，投入
大海的波澜

风起云涌，聆听
那旌旗猎猎的箴言
浪，咆哮着，怒吼着
一浪紧跟着一浪，无休止
疯狂地拍打着礁岩
誓把峭岩击穿

在对的刹那，遇见
就是最好的时间
只要心中有船
不怕，岁月荆棘艰险
不惧，惊涛骇浪击向船舷
荡起
沾满云泥和理想的桨
以水手的毅力
向着心中的远方
逆风起航扬帆

涛声依旧，浪起云翻
魅惑的月色，岩石巍然
大海将我的心，紧紧裹含
波涛把记忆涤平
漩涡眨着危险的眼
海啸张开贪婪的大口
欲将世间万物，吞噬席卷
一个身影，从黄昏
到夜色阑珊

银月
照亮了海的壮观
那倒映水中的房子
如焰火，透着点点光斑
深情凝视，大海浪滔天
猛然间
希望的火种被点燃
心中的船，不再搁浅
灵魂被召唤，一丝丝暖流
在身体传遍

探寻生命的故乡
和海洋之心的幽蓝
没有船的海岸线
格外静谧安然
每一次浪潮
都是欢畅的旋律
每一朵浪花
都是生命的摇篮
我知道，远方不再遥远
灯塔指引的悬崖上
那一座座孤零零的房子
就是停泊的船

至性至美的时光

远处，烟岚袅袅
笼住了一季的皱纹
走过的路，伤过的心
丢在身后

昂起头，看上一眼
过往即忘的路标
还流连什么呢
人生短暂
不必太过纠结
把时间和精力用在
该做的事情上

天很高，路很远
心胸如大海
把每一首写不完的小诗
揣进口袋
带着它走在
花香夹道的小巷
带着它路过
至性至美的一段时光

谁偷走了云层后的光

一夜雨降
将干涸的沟渠填满
枯枝落叶
也被突降的雨水湿润
石缝中的青苔
似乎也格外的碧绿

一阵风吹过
堤岸两旁的柳叶
随意地摇晃着
新雨后的长街
空气，格外清新
青石板和站台的长条凳
被雨水刷洗得
一尘不染

雨过后
尘埃散去
时间和季节
仿若静止
长街上，只有两个人
边走边聊着什么
偶尔手牵着手
偶尔笑出声

古老斑驳的断桥
苔藓丛生
几只喜鹊
飞了过来
在我身边绕来绕去
鸟羽失去了颜色
这一夜的雨
都没能为它洗去尘泥

泛蓝的天空
谁偷走了云层后的光

风，从松针间穿过

我不喜欢养花
花之凋零，让人神伤
为了避免花落
我拒绝了种花
喜欢种一些树
苍松翠柏
屹立永久

在院子里
种上一棵松树苗
早晨，阳光照在树上
我惬意地站着
看着这棵
自己亲手栽种的树苗
风，从松针间穿过
树下的草儿
也自在地摇晃着
如此，就这样看着
我不说话
就十分美好

鹳雀楼

家山无尘 （国画） 宋永胜 作

精彩河东

泉掌豆腐

■梁 冬

“你吃的是什么豆腐，感觉怎样？”

“我吃的是泉掌豆腐，这豆腐一是感觉嫩，二是吃起来香，回味无穷。”

这是在新绛街头听到的两个人的对话。

新绛县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里不仅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国保文物景点多，而且美味佳肴也比比皆是。

日前，我们来到久负盛名的“豆腐村”——泉掌镇泉掌村，在进村的三岔路口，进入两代做豆腐的秦和平家。这位五十出头的汉子，在浆渣分离机前，一边操作一边给身边的年轻人示范说：“做豆腐机械化程度高了，但传统工艺不能丢，要想方设法保持其原有的风味。”我们了解到，秦和平选用的分离机，一天要磨200多斤黄豆，生产豆腐1600多斤。

泉掌豆腐有数百年制作史。泉掌豆腐因其天时地利优势，特别是水质独特优良，加之用浆水制作，制作的豆腐嫩、滑、筋、虚、香，让人回味无穷，深受当地和周边县市群众和消费者喜爱，逢年过节更是供不应求。原来全村有70多家数百人从事豆腐制作，后因机械化程度提高，产量成倍增长，豆腐也由原来的肩挑走村串户，变成现在的车辆拉送，从事豆腐制作的只剩下20多家，但全村仅此一项，就可增收300多万元。“泉掌豆腐”已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品牌产业。

泉掌村是集镇所在地，村不大，一条大街，几条小巷，但做豆腐的在村里随处可见。看到这里的磨豆腐作坊，不由便想起儿时家乡人做豆腐的情形：离石磨不远的地方，有一条水渠，流水潺潺，平时洗衣、做饭的水都在这里挑。一到逢年过节，石磨则成了大人们的专属，我们这些孩子只能远远观望。我们会看到村民们一边磨着豆腐，一边用小勺往磨眼里舀泡发好的黄豆。清凉的渠水浇在磨盘上，水流顺着磨心流遍了磨沿，磨好的豆浆便源源不断地涌出来，流进一个铁桶里。

那时我们曾朦胧地想，黄豆本是一种粗粮，但做成豆腐，应该就是粗粮细作了。无论农村还是城市，豆腐都是人见人爱的美食。

现在有了浆渣分离机，省去了过去摇架子过滤豆浆、发酵、蒸煮等环节，做到了快捷、迅速，省了时间和体力。浆渣分离机将豆浆与豆渣分离后，再用发酵后的老浆水点豆腐，待豆浆凝成块，舀到木架子上加压，凝固后切块，成品装桶之后才分发。秦和平说：“这些都是没使任何添加剂的。”

豆浆在一口大锅里尽情翻滚着，放肆得无法无天。只见整个屋里云蒸雾绕，如同在乡间、山地的浓雾中，眼前看人都恍惚，但空气中弥漫的清香，又会使你精神一振。

秦和平用木杖不断地搅动豆浆，掌握着火候，锅下文火慢慢烧着。他对我们说：“这活儿不能性急，如果火猛会灼焦豆浆。豆浆煮熟后，就到了点豆腐的关键时刻了，正如人们所说的，‘豆腐好不好，就看师傅手上一点功’。点少了，出来的豆腐太嫩，压不成型；点多了，豆腐太老，产量也受影响。”豆汁烧沸的时候，把早已调好的石膏卤水倒进去，不停搅拌，只片刻，豆汁就变得黏糊起来，变成热豆腐脑了，又鲜又嫩。

经过挤压，一锅豆腐出来了，放到方盘上切成若干块。

如今随着机械化程度提高，磨浆、点制不像先前那样复杂、缓慢，但品质口感一般也会打些折扣，但我吃着泉掌豆腐，却还是十多年前的味道，我想，这正是泉掌豆腐经久不衰的奥秘，也是泉掌豆腐传人们的匠心。

在返程路上，又想起秦和平的那一番话：“我们不能随波逐流，特别是在吃喝上，一定要守住豆腐原汁原味的底线，保住我们的职业操守。”

百姓记事

摘柿子

■赵朝凯

我和几个朋友前不久相约去村里采摘柿子，寻觅儿时欢乐的踪迹。

沿途道路两旁的树叶就像艺术家的调色板，展现出丰富的色彩，黄、红、绿、橙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五彩斑斓的美丽画卷。

田野里的玉米秆虽已干枯，但仍然像士兵一样傲然挺立，低垂的玉米棒籽粒饱满，悬挂在士兵腰间，仿佛等待最后的检阅。

我们满怀期待地抵达了目的地。村口的柿子树是我儿时美好的回忆。那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常争先恐后地爬上柿子树树梢，互相追逐打闹，摘下美味的柿子，一口就塞进嘴里，感受着甜美的汁液，仿佛这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美食。

那些快乐的时光如同就在昨天，然而眼前的柿子树已经不再细小，需两个人才能合围，树枝也都有碗口般粗。我不禁感叹时光之飞逝。

站立柿子树前，心情十分愉悦，虽然时光流淌，我不再年轻，已无法像以前那样轻松爬上树梢，只能在树下，踮起脚尖，尝试用手够，可惜大部分都够不着。

朋友们纷纷加入采摘柿子的行列，有的用竹竿敲打树枝，有的在地上捡拾掉落的柿子，忙得不亦乐乎。

乡亲们带着挠钩，搬着梯子，来给我们助阵。挠钩顶端装有一个铁制弯钩，用这个弯钩钩住柿子树的枝条，轻轻一拧，挂满柿子的树枝便低垂下来。我们小心翼翼地摘取，将柿子收入布袋或竹筐。

也有伙伴顺着梯子爬上树去摘高处的柿子，再一个个扔下来，我们在树下接着，生怕掉到地上，把柿子摔烂。

不到一个时辰，我们已经摘了满满两编织袋柿子。看着丰厚的战果和手上、脸上蹭得红一片、黑一片，花里胡哨的窘相，大家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仿佛又回到了孩童时代。

中国传统文化中，柿子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它曾被作为富饶、吉祥的象征，其形状与颜色都充满了喜庆和丰盈。古人曾用优雅的诗句描绘柿子的魅力：“朱柿累累映晚霞，红颜如醉更添雅。”

柿子是一种营养丰富的水果，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胡萝卜素和糖分。品尝柿子，口感独特，唇齿留香，难以忘怀。

柿子红了，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它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一道美味佳肴，也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寄托；它带来的是幸福与欢乐，点缀着世间的美好，寓意着事事如意。

在这里，我们不仅收获了美味的柿子，还收获了那么些美好的回忆。

本版责编 赵卓菁 美编 张徐曼 校对 郝鹏飞